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六十八 起延熙十六年盡延熙十八年

後皇帝下之上

癸酉延熙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 春正月朔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于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于人越巂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 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 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故及禍 禕當國功名略與蔣琬

比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民魏追封郭循爲長樂鄉侯使其子襲爵　魏王昶毌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存疑伐吳之議倡自諸葛誕而諫止之者惟傅嘏耳然嘏字蘭石則公休當作蘭石不然不聽公休當是誤蘭公休兩者必有一誤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爲監軍惟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爲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毌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雁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雁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甚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爲新興郡　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于樓煩郡唐爲嵐州漢爲汾陽縣地○嵐音婪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于再乎

魏光祿大夫張緝言于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

六國不能并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于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于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我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嘗甘鋒刃而忘安衎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後主建興六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

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者不
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于後耳眾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
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
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爲大行皇帝計未施行寇遠自送將士馮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
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
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
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
本朝出摧强敵名聲振于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
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
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

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寇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魏大赦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為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

縣屬隴西郡爲維以勞民亡蜀張本吳諸葛恪圍魏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魏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于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就食擬其麥以爲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

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縣洛門聚姜維糧盡退還魏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遂不攻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

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頓仆顛頓而僵仆也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洲也圖起田于潯陽漢潯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爲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蘭城是也詔召相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爲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爲銜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怨讟興矣魏汝南太守鄧艾言于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

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于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恐其數作詔召之也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一罷更選曹選曹也言一切罷之而更選也改正一罷更選原文誤作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于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晨起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

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悵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歷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

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于鞘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欲載其母奔魏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案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外宋白曰厚岡在臺城南門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于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人多葬于此鉤落者革帶之名峻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朱績孫壹軍（朱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

留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閒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爲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檠禮上大夫棺八寸槨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槨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墨子向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收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恩加于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

恩于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于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昭之長子也爲人壯毅忠謙能甄識人物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而獨不善恪每謂人曰此子必敗諸葛氏陸遜亦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傲者視之若無）非安德之基也恪耳攻淮南遷越嶲太守張嶷與諸葛亮子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

亂之禍（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歿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而太傅雖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立國于東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刑劇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爲郎君）誰復有進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衆事今峻

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始恪自淮南退軍還聶友已知其必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及恪遇害孫峻欲以友為鬱林太守友發病而死友豫章人也虞翻徙交州時友為縣吏縣令使之逆翻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時郡中已見有功曹斐召而問之曰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謂顧子嘿子直顧譚字子嘿顧承字子直皆顧雍孫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故友為之死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

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字乳也愛也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爲後吳人立皓張本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吳地春申吳主亮乃改明年元爲五鳳

甲戌延熙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二月魏殺其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初豐年十七八巳有盛名明帝嘗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

云聞有李安國帝曰安國是誰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于吳越邪其父太僕恢不順其然敕使閉門斷客及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時人乃爲之語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言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實圖事有似游光也懿雖聞之不以爲嫌故不與爽同誅及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聞而惡之及豐在中書二歲魏主數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爲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

宮曰太后宮名永寧置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爲之宂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宂從僕射宦者爲之主黃門宂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宂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宂從僕射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殿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陛曰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元爲大將軍緝爲車騎將軍元緝皆知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緝元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初夏侯霸之入蜀也邀元欲與之俱元不從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洛陽自是不交人事不畜華妍及司馬懿卒中領軍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允字士宗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元被執師弟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趙司空者趙儼也其葬時師

昭兄弟皆會葬所賓客以百數元時後至衆賓客震動咸越席而迎之師由是大惡元及下獄元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爲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爲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爲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爲我作毓以元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爲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元元視頷之而已初毓弟會求交于元元不許至是乘元在囹圄且恃兄執因欲狎而友之元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元有靜持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而元神色如常書亦不輟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韜尚齊長公主以列侯給事中有內外之重而豐常約敕韜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施親族所賜宮人多與子弟及諸

外甥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李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荅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瑯邪國魏分爲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爲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爲郡也）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豐俱見畿畿退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

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
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
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謂詆妒前者忌人之在己前也）以吾觀此三人者
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
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嘏傅介
子之後也達于政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善論才性原本精微尠
有能及之者　辛亥魏大赦　三月魏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
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女也　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六月姜
維伐魏隴西　魏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元善及豐二人被
收允欲見大將軍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司馬師
聞之曰吾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悤悤乎及鎮北將軍缺以

允爲之巳受節傳出止外舍魏主芳以允當出詔會羣臣特引允以自近允當與魏主別涕泣歔欷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初鎭北之命始下師與允書曰鎭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蜚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衣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謂其妻阮曰吾知免矣阮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俄而見收門生走入告阮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阮曰無與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司馬師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其父當便收之兒以語母母云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具以狀對卒免于禍阮氏賢明而醜允與初婚見而愕然交禮畢卽出無復入理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

將勸使入也既而允果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阮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曰新婦所乏惟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之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相親重已而允典選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如其教明帝乃釋之及是禍敗亦不出阮之所料　吳孫峻素無重名驟握大權遂驕矜險害多所刑殺又姦亂宮人與全公主私通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鎭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魏主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魏主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矣及昭入辭魏主方食

栗優人雲午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言有伏甲將與也魏主懼不敢發昭亦悟亟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魏主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矯太后令以召羣臣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魏主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魏主對坐芝謂魏主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爾太后魏主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魏主齊王印綬出就西宮魏主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

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廢帝時年二十一）師又使使者請璽綬于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爲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祀文帝黃初三年詔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世嫡爲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爲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于元城（定迎者議節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元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元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近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元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

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魏主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罷朝師私問鍾會曰上何如主也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大赦改元正元爲齊王築宮于河內　姜維自狄道進拔魏河關臨洮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望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時盪寇將軍張嶷久在南荒患風溼固疾及還成都所患發篤杖然後起李簡之請降衆議狐疑嶷曰必然時論以嶷股疾未愈不能在行閒而嶷自乞肆力中原臨發辭帝以殺身自誓

帝為之慨然流涕至是魏將軍徐質與戰疑病困遂為所殺維乃還疑為人慷慨壯烈其死也蜀人痛惜之先是夏侯霸來降而疑亦初自南中還霸與疑書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荅書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危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元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毋丘儉文欽稱太后詔起兵于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于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先是有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召河南尹王肅問之肅曰此名蚩尤旗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安樂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至是其言果驗師又召肅謂之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甯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

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鎭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禦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肬也肉起疾癰曰瘤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惟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郡時爲淮南重鎭以南衛吳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戊午師帥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鎭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西北也百官祖送於城東時鄭袤以病不任會師謂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告袤袤輿疾追師及于近道師笑曰固知侯生必來也遂與共載問曰計將焉出袤曰毌丘儉好

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基言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于軍門矣師曰善乃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前進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掠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

無用之地（傳單不進是置之于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水經注濦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濦水濦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閏月甲申師次于濦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歸降基復言于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彊寇謂吳叛臣謂儉欽）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安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 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 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 聞其先到乃復還保項 癸未魏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 吳丞相峻卒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魏壽春贊未至壽春道病峻令贊還爲魏軍所追贊病困不能整陳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俱死無益也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是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遇害魏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謂毌丘儉兗之軍也 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

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鬭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鬭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并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趣樂嘉城水經註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而過南頓縣灑水注之又南逕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于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

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師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嚙以忍痛）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曹劌之言）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少爲曹氏家奴常在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曰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

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春秋會吳于橐皋杜預曰在九江逡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皋文欽父子詣軍降毌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杜佑曰安豐津在壽州霍邱城北

傳首洛陽封顗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毌邱儉三族先是管輅嘗過儉先壠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儉纂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

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昏禮也晉志曰古者皆冠者有醮魏入從之仍著于律令

魏武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于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張本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三月魏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

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于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峻使衞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惟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戰不利（故關蓋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于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

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爲蛇足之者也昭陽悟乃還師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魏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儋傳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惟出南方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

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秦蓋言略陽耳櫟略聲相近因譌而致鈔寫字譌耳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時爲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略陽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爲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康伽曰轒轀如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轒音墳轀音氳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客也糧

穀不纔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略陽天水南安秦州也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衙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

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仿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于臨湘（吳大帝追尊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祀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于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魏有鮑出者京兆新豐人也少好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共守老母以飢餓斫其母守舍五人相將採蓬實合得數升出使其兄初雅及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歸便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將去責噉何用活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來乃布列待之出到便斫

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而圍出出跳越斫之又殺十餘人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追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見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翁痛憤死闘怒氣百倍賊懼乃問出曰卿欲何求出且泣且詈指而言曰是非我母邪賊乃解母還之比舍嫗遙望出哀求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不去出指求哀嫗曰此吾嫂也賊復解還之出乃攜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平出求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車歷山險危殆不安不如負之爲糧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之州郡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魏青龍中出年百餘歲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至是出年且八九十而才若五六十者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九 起延熙十九年盡景耀四年凡六年

後皇帝下之中

丙子 延熙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吳太平元年 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丙辰魏主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 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尊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 魏少府丞管輅卒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夜不肯寐父母禁之而不止嘗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于人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作天文父爲琅邪即邱長輅年十五來至官舍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發上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請與相見大會賓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也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淸酒三升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淸酒使獨飲之輅飲盡問子春曰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邪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

情耳子春曰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于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
陰陽文采葩流 葩音怕平聲 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
互相攻擊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語衆人曰此
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 犬子司馬相如小名 何
其磊落雄壯也于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
秋又能仰觀輅就恩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又學仰
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于推運
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
恩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案慷慨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明闇之不
相遠何其遼也性通鳥語渤海劉長仁問其說輅答曰夫天雖有
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

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沈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至于分蓍布卦精義入神嘗路逢一小人失妻輅爲筮之教使明旦于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一人患數失火令輅筮之輅教使明晨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果得諸生諸生有急求去不聽强留之宿生去不安疑爲圖己中夜生乃把刀出門倚積薪而竊歎有一小物直來過前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怖舉刀斫之正斷其要視之乃狐也火患遂絕其巧中多類此其弟辰嘗欲學其術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此也石苞嘗問輅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信乎輅曰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嶽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

身有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君何以不隱愷曰夫淩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見數不足以爲異知術不足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輅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河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季主者司馬季主也以卜筮爲業嘗與宋忠賈誼論道事見史記日者傳漁父隱士也見屈原傳諸葛原亦好卜筮數與輅談論深服其微妙後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弟辰嘗謂之曰大將軍司馬公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昏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也至是而卒年果四十八 夏四月魏主髦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丙辰魏主髦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髦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 魏主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魏主性急請召欲

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追鋒車施通幰遊則乘之令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路之間是為傳乘 每有集會輒鞭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裴潛事武帝守代郡得名 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盛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必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于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六月丙午魏改元甘露 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 見上卷上年 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 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殳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

古以犀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氏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狹隘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余疑陸軍二字以文義求之當是運字然魏志艾傳亦是軍字故不敢妄改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源其下北流入渭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因山名縣也○獂音元又音桓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于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谷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今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大破之魏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

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衞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魏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　九月魏以司徒高柔爲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圖青徐晉志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峻餞之于石頭忽然心痛而歸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不能起乃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爲侍中武衞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

冠應入巾言當自謹修于四教講單衣漢號以步士所以為禮服 與其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 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于何聞過談者美之 吳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于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憲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皆胤麾下典軍 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為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

寶不從肩皆殺之或勸肩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委棄也）時夜已半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肩盡死無離散者肩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肩及將士數十人夷肩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恥爲叛臣自殺以明節）魏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

嘗思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慮嘗與誅諸葛恪峻厚

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謂九卿也綝遇憲薄于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魏蘭陵成侯王肅卒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其父朗先有易傳肅更爲撰定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劉寔以肅爲人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三反也　天赦　立皇子瓚爲新平王

丁丑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春三月魏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以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于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

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抑之意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蠭餹也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元等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舍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徐堨即徐塘在東關之東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謂遣征東將軍屯淮南征

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

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爲豫州而卒故稱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于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毌丘儉既死復督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謂人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文舒王昶字也今便爲司空邪且不遣使者而令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遂殺綝時綝爲揚州刺史與誕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閒己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

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庶子也 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奔魏乙巳魏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衮冕赤舄事從豐厚 魏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諸葛誕 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 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魏師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 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爲沈丘縣 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

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收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爲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于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于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

泉水水西有安豐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爲侯國泉水又北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主責孫綝以雷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揚陸淝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陸即揚陸歟又據晉志都陸在黎漿南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瀆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淝水謂之黎漿水口也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于鑊里補註異朱桓之子也少與張純張儼俱齊年往見從父驃騎將軍朱據據素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騄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目所見而賦之皆先成而後坐據大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累遷鎮南將軍假節爲大都督至是爲綝所害

○驗音省 褭音鳥 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爲後吳誅孫綝張本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閒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于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于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竝

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柰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乘誕踰城降魏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緒之子輝一作禕）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奔魏于時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魏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川秦地因甚以爲西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于

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屈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余按駱谷在今洋縣貫谿鋪西四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衆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

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補註意似謂意之所揣度當如此而未有實見也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周巴西人也幼孤與兄弟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研精六經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觀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

學從事問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不能忍況左右乎 天赦

戊寅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 逆迎也 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 石車即礮車也 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 鴦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 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于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

谷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誕性義烈能舍己以急人初爲尚書郎時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與畿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排手曰先救杜侯誕遂飄流違岸絕而復蘇其臨危篤義如此故人多樂爲之死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

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　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　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初壽春地卑下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毀城邑故北軍之築圍誕竊笑之曰是同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攻圍亢旱累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議者以淮南仍爲叛逆仍相因也　吳兵家室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

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　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
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
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譙　昭遺王基書曰初議
者云云求移者甚衆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
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
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
旣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
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
又內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猜　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
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

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其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尙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魏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

時人比之子房　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吏
言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夏五月魏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
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亮封故
齊王奮爲章安侯　八月魏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　魏以關
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魏主髦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
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又乞言皆有惇史惇者法也惇史記其惇厚之事以爲史也　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爲陳政化之要以訓
之聞者莫不砥礪小同元之孫也鄭元別傳曰元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素與司馬昭相善嘗閒往詣之昭適
如廁而小同直入其室昭時有密疏未屏及從廁還問小同曰卿
見吾疏乎曰不見昭曰甯吾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吳孫綝以

吳主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

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爾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丞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召群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

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吳同姓為宗正）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志與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

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荅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引見慰諭下詔以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卽位遂寵任之爲布擅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　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卽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

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也逆迎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闓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郤之謀薦趙衰守原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本襄陽卒家子聞羊道有人物之鑒往干之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大帝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敢言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大帝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大帝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妻習氏明識有理辨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

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己丑吳主休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　十一月甲午吳大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布酌酒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

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爲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戟之士吳主

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以土德王用辰臘）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己巳吳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吳主

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詔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漢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負險要以閉狹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　是歲宦官黃皓始專政帝弟甘陵王永憎皓皓

請之使十年不得朝見

己卯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甯陵井中先是頓邱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邱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甯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改屬梁國　頓邱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　冠軍縣屬南陽郡　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　○夏音賈）群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夏六月魏京陵穆侯王昶卒　封皇子諶爲北地王諝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禪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帝痛惜之發言流涕諡之曰忠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冬十一月魏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孫壹降魏延熙二十年）　是歲魏以王基爲征南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爲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庚辰景耀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魏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遵前年之命也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魏主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素白緻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緻繒染爲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

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魏主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魏主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魏主戰於南闕下魏主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魏主殞於車下時年二十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魏主股而哭甚哀枕魏主子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

陳泰字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弒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泰於是歐血而卒充母柳氏通古今重節義居平數罵成濟而竟不知充實使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先是揚州都督石苞入朝還辭魏主留語終日既出昭問魏主如何人苞曰太祖復生也昭聞之汗流浹背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母賢而有智初經仕至郡守其母謂之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後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至是被收經謝

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昭葬之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北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所繼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者導乃陳懿創業之始及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辛卯魏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魏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魏衛盧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

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逆　六月癸丑魏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景元

丙辰魏主奐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魏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嚴范晉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楊郡宛陵縣界陳壽溧陽與傳亦云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為難唯衛將軍陳騫以為可成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吳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休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丙[illegible]　魏陽鄉肅侯王觀卒觀在明帝時嘗為涿郡太守

有詔條郡縣為外劇中平二等而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下教曰此郡北接鮮卑數有寇盜云何不為外劇郡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當送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條郡為外劇則於徭役當有降差奈何為太守一家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條為外劇郡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居官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　十一月魏主詔尊燕王待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魏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魏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褚䂮（廞音欽 䂮音略）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

與衍不合爲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慰以爲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洗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受分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洗乃止

辛巳景耀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春三月魏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縣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縣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逕枝江縣又東

南入於江若由緣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其馳驛遣司馬昭書說由緣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董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彝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趨平土皆山谷險陿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爲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溺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驗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據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旣死累有廢立之事毌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當今之宜當務鎭安社稷撫輯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遣

昭書曰昔漢主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三年）朕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于是罷兵報某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旣而由等果不降烈裔之弟也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甲寅魏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膺旣統朝政車騎將軍廖化欲約鎮軍大將軍宗預往候之預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

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秘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又或譏其不通正乃作釋譏文以自喻其略曰昔在洪荒蒙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噬八區于是縱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售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雖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除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滯人弔其躬鬼芟其頟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

肯曳尾于途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吳主休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珝音許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珝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建興十一年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於魏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爲託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託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故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汗音寒至可汗毛始彊大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爲可汗○可汗音渴寒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案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眾為十族案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民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族為車焜氏後改為車氏凡與拓拔氏為十姓百世不通婚○焜音昆又音渾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領其民而盛樂故縣淪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平城置盛樂宮于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雖

卑軻比能與魏爲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焉後魏張本附錄初詰汾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詰汾異而問之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詰汾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卽力微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欽齊旭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終